

岳门五世多名将

●史有勇



康乐岳家坟墓地

宋代岳穆王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，千古流传。其将门之后，子孙绵延，名将辈出。这里说的是明、清时转战西北的岳氏名将，第十七孙岳仲武、十八代孙岳文魁一脉，皆英勇善战，二代三人官至一品。有两辈人逝世后埋葬在临洮洮西(今康乐县党川潭家村后山根)。岳飞第十七代孙岳仲武，官封荣禄大夫，明万历时迁至兰州，落籍狄道当川堡(今康乐流川)。

岳氏先祖岳大舟，为岳飞第三子岳霖之十五世孙。他先任广西漓江江指挥，后于明万历初随军屯陕西临洮，居住二十余年，率家丁耕牧为业。岳大舟卒后，厝于临洮。其子岳钟武败父之业，家道殷富，后因河西之形势，于明万历二十年(公元1592年)，任职于庄浪卫永泰堡。岳钟武之子岳文魁，赠少保三等。岳文魁传子岳镇邦。

岳镇邦幼而神勇。清兵入关，新朝始立，岳镇邦归顺清廷，镇守西北。时蒙古会多尔吉部多有侵扰，岳镇邦散募乡勇，训练乡勇，以保地方平安。不久，会多尔吉部入寇，岳镇邦率五百人四次击退，第五次打破之，生擒酋首会多尔吉，一时闻名。至吴三桂逆乱，吴将李虎牙占据汉中，直犯临洮，岳镇邦又以五百兵，击败李虎牙，军威大振。经掌管政务的官员推荐，授南川营守备。顺治十二年(公元1655年)，岳镇邦率家丁乡勇，随清军讨平叛军刁尔吉。康熙十四年(公元1675年)，经靖逆将军张勇推荐，升任抚标中军收复狄道、洛门、巩昌行营有功，迁升岷州副将。康熙十八年(公元1679年)转任绍兴副将。后移居庄浪卫，卒，葬于县北柴俊岭下大川沟。

岳镇邦子岳升龙早早参军，初任永泰营百夫长。本营游击徐忠臣暗受吴三桂信札，多次诱岳升龙，岳升龙升伴答应，而夜派人缒城出，奔逃告变。请逆将军当晚趁醉卧，奇袭执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兰州兵也据城响应吴三桂，断黄河浮桥，断粮不备。岳升龙把木车联成筏子，渡过了黄河，攻破堡寨，数次摧其锐气。康熙帝亲征噶尔丹，升龙将三子岳镇邦、岳镇邦、岳镇邦，副将以次有违令退怯者，可先斩之乃闻。昭莫多之捷，授拖沙喇哈番，擢四川提督。而建昌瓦都瓦尾、摩雅生理跳出来搞事，岳升龙剿抚兼施，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稳定了大小凉山、竹墨，诸首领皆闻风向化。四川巡抚于养志言营官贸易，不参与地方事。居数年，营官喋喋昌侧集烈发兵掘河东诸堡，升龙以五百人防化林营。于养志反劾岳升龙擅自发兵，岳升龙亦许养志。上使勘藏，于养志坐轿，升龙亦坐轿。喋喋昌侧集烈杀明正土司蛇蝎嗜吧，伤官兵，提督唐希顺讨之，上命升龙从军。事定，希顺以病解任，仍授岳升龙提督。岳升龙的弟弟岳超龙，化名刘杰在军中效力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岳超龙被康熙帝召见，康熙问他姓名，他不取欺瞒皇帝，老实说出自己的真名，康熙一听原来都是岳氏后人。岳升龙之弟，破格提拔他为东川营游击。雍正年间，岳超龙先任天津总兵，后官至湖广提督。岳升龙之子岳钟琪，文武全才，身体魁伟，沉毅多智，是岳家将中声名最大的一个，被乾隆

皇帝列为五功臣之一，赞称“三朝武臣巨擘”。岳钟琪儿时，好以石子布作方圆阵，进退群儿颇有法。他博涉群籍经史，习剑论兵，旁及天文地理、风角占验之术，靡不殚精力焉。曾随父岳升龙入蜀，凡过山川险隘，必绘图其形势。及长从戎，所出奇招，都被准准。二十岁时，由父亲捐职同知，他请求改改武职。初授松潘游击，很快升到山西参将。继以熟悉番情，详知地理，授永宁协副将。其以深通兵法谋略，足智多谋，治军严整，仁爱士兵，人心服，乐为用，战斗力强，擅长出其不意，骑兵奔袭，以善出奇兵著称。

康熙五十六年(公元1717年)，准噶尔汗国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与沙俄勾结，欲吞并青藏。遣其侄子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侵入西藏。进占了拉萨，围攻布达拉宫，杀害了拉藏汗及两个儿子，达赖、班禅等被拘禁，西藏遂为准噶尔汗国占领。时隔不久，靠近西南内地的里塘、巴塘、乍丫、察木多、察哇等地的藏族首领达哇蓝占巴、达瓦喇札木巴、塞卜腾阿住第巴及一些喇嘛也乘机逆背清廷。

康熙五十七年(公元1718年)十月，康熙皇帝命皇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，视师青海，坐镇西宁，兵征西藏。岳钟琪率六百精兵由打箭炉出发，奔驰里塘。抵达里塘后，传集堪布、营官、头人等，宣布清兵进藏，乃为保护地方利益，用计擒杀叛军首领达瓦喇札木巴、塞卜腾阿住第巴等，击溃叛军三千。巴塘叛军头目喀木布第巴闻官兵势如破竹，遂降服献口。接着，乍丫、察木多、察哇等地的堪布、噶巴、土司纷纷顺归降。

康熙五十八年(公元1719年)，达哇蓝占巴等叛，帝命果亲王为大将军，噶尔弼为副将军，岳钟琪领兵四千驻察木多会齐大军进讨。途中抓获落宗龙头人，得知有准噶尔使者，遣当地武装控制了察木多绕耶三巴桥。此桥为西藏第一隘。断桥守隘则地势难飞越。岳钟琪想，定西将军尚隔数千里，无由取进；只因思准噶尔之调兵，察木多行程二千里，非十天半月可集结，如果乘其未集捣其心腹、散其党羽，可以先法制人。于是，遣索通番语之马兵者三十人，换上藏服，持械往昼夜驰，九日抵落宗，出密微，示三图庸令协警，生擒使者托托哩金巴五人。随之，风驰电掣奔袭清廷，一举击溃守桥藏军，占领了三巴桥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惊闻官兵似神兵天降，沿途六个部落数万尽皆降顺。岳钟琪又施妙计捉拿了被称为“万人敌”的叛军猛将黑喇嘛，攻下拉萨门户喇哩，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

不几日，副将军噶尔弼率诸将来会，将鼓行人藏，忽大将军以调蒙古兵未至，微诸将行到处屯兵等待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此时，是乘胜进攻的绝佳时机，诸将不肯决断。岳钟琪婉转向噶尔弼进言：我兵自察木多带两月军粮，已经四十余日，若待大将军粮将尽，不如招降藏军将领公布，不影响待蒙古兵。岳钟琪见此计已成，再向噶尔弼建议发兵拉萨，昼夜兼程，十日可达。噶尔弼认可，下令三更火速进兵拉萨。

岳钟琪为先锋，他即招拔兵协同，马不停蹄，日夜兼程，星渡过水，攻克堡寨，歼灭准噶尔军，直逼拉萨山城。藏王达克明闻清军来攻，亲率地方政教官员出布达拉宫，郊外迎接清军入城。岳钟琪又派兵扼守拉萨各要冲，在城内搜

捉了策凌敦多卜在拉萨的内应喇嘛四百余人，降服协助准噶尔的藏兵七千余人，谋划操纵者斩杀，协从者不问。至此，拉萨平定。

康熙六十年(公元1721年)春，出征西藏大军凯旋，岳钟琪被晋迁左都督；五月，升任四川提督。

康熙六十一年(公元1722年)，岳钟琪讨平羊喇番，于其地设南坪营。

雍正元年(公元1723年)，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纠集吹克诺木齐、阿尔布坦温布、藏巴扎布等大台吉，聚兵十万余人，屡犯西北边陲重镇西宁，劫持了亲王察尔罕丹津，并且扣留一位朝廷派去调和的钦差大臣。朝廷闻报震怒，雍正帝下旨，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，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征西副将军、参赞大臣，挥师西征。

大将军年羹尧招他来一同会谋定策。十一月三日，岳钟琪率六千精兵，从松潘出发，取道甘南直扑青海。沿途之上凡遇顺从者招抚，抵抗者剿灭。至郭罗克一带，由于山多洞深，不利马乘急行，岳钟琪命奔马潜行，先攻打下郭罗克诸寨，数千之藏兵据险阻挡，被清兵击溃，一气攻破罗克所属吉宜卡等石碉二十一寨。岳钟琪乘胜命部又攻中郭罗克，经过一天激战，连取中郭罗克所属纳务等大小寨堡十九座，抓获其首领酸他尔奔等。清军士气越旺，岳钟琪挥师再围上郭罗克六寨，首领增增临阵投降，擒获硃碯等二十二名头人。遂抵西宁州，距此数千里番部豪强相望而归顺。

这次战役，岳钟琪剿抚并用，以步代骑，连战连克，用兵两个月，获得胜利。捷报到京，雍正帝十分高兴，授岳钟琪骑都尉世职。

雍正二年(公元1724年)，岳钟琪授奋威将军。年羹尧初到西宁，立足未稳，西宁城便被罗卜藏丹津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反复攻打。敌众我寡，形势危急。二月二十六日，岳钟琪六千铁骑赶到西宁城外，正逢罗卜藏丹津攻城，便挥兵直冲其后，杀得罗卜藏丹津军头转向。年羹尧城楼头见岳钟琪率部杀到，便命城中清军倾巢而出，罗卜藏丹津军腹背受敌，不到两个时辰，罗卜藏丹津人马来或降或战死，罗卜藏丹津仅率百十骑逃走。尽管罗卜藏丹津战败，其主力仍驻守额穆纳布隆尔，总兵力不下十万。

年羹尧知岳钟琪英勇，命岳钟琪统步骑一万七千人，操练备战，待明年四月青草发芽时出征。岳钟琪言：待来年进兵不利。以草万七千，当十万之兵不能取胜，况且塞外地旷人稀，无畜牧所，部人并集，时可与战。如果散而诱我，将四面受敌。应乘胜追击，钟琪愿领精兵五千，马一万匹，以备战军装备，口粮二万，具无备出。大将军年羹尧将此策上奏，雍正帝非常赞赏，授岳钟琪为奋威将军。

岳钟琪率军按期出塞，行至崇山，见野兽群奔，说：“这前途有放卡番兵”，即驱兵速进，果然捉获放卡兵一百多人，自此，再不见侦探兵来。至哈达河，番军据河立营。钟琪从水宽处渡河接战，先发火箭，放箭，继以短兵，自七时至十一时，歼一千余人，番兵西逃，清军后追，贝勒彭错等降，告知罗卜藏丹津拥兵数万驻乌兰大呼儿，距此地一百五六十里。岳钟琪披夜夜行，黎明前至其驻地，番兵正在卧睡，马未嚼响，听官军至，大惊，不知所为，都起身奔走。生擒罗卜藏丹津的母亲阿尔泰哈、妹阿宝等。罗卜藏丹津携妇孺骑白马逃走，岳钟琪留兵守柴旦木要害处，自率军追，日三百里，到桑驼堡，红柳蔽天，不见路踪而班师。战报上京，世宗告庙，御太和殿受贺，以青海平定大赦天下，加岳钟琪爵、赐诗、赐像。

四月，逃窜至甘肅庄浪卫大山中的叛军又重振旗鼓再进。世宗仍命岳钟琪率师二万，出西宁，征庄浪，攻石堡城。一战击溃，其余顺服，安插洛力达等十六族耕地起科，奏改庄浪卫为

定番县。上命兼甘肃提督，兼巡抚。寻授川陕总督，加太子傅，移署河东盐院，加兵部尚书，兼管陕西巡抚事。

雍正五年(公元1727年)准噶尔叛，帝命大司马查郎阿至关中，筑拜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，率师远征。清军到达巴尔库尔，准噶尔人已隐匿。岳钟琪按图筑筑西二城，为屯兵之用。时逢皇上召岳钟琪面授方略，岳钟琪把印交予提督纪成斌，身自入都。叛军等待岳钟琪离开，出动大队人马，劫清军马场、夺五堡。纪成斌畏缩不救，驼马粮草被抢一空。奏报到京，廷议岳钟琪失机，所荐用人不当。雍正帝下旨将纪成斌斩首示众，张元佐降职留用，岳钟琪免官入狱。

雍正期间，为稳定、发展西部政治经济，把青海地区的蒙古族各部编为二十九部，每年举行一次会盟，由西宁大臣主持，推选德高望重之人担任盟长，并规定各旗定期朝贡。招募周边西宁一带农民及驻军家属开垦屯种“可耕之地”。岳钟琪还奏请恢复河州、松潘互市；新开西宁塞外丹噶尔寺市场；为消除四川杂谷、金川、沃日诸土司争界仇恨的根源，将年羹尧令金川割给沃日的美国等寨归还金川，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，使部落间得以和平相处；为便于就近治理，将距康定远、不便遥控的昌都外鲁隆宗、察哇、坐尔刚、桑嘎、吹宗、充卓诸部，请旨由达拉赖喇嘛统辖；将四川巴塘隶属的木帕尔、祁宗拉普、维西诸地，划给就近的云南中甸等。奏请照准。又奏专开废堡，缓川省征期，以舒民力。雍正四、六年、七年，岳钟琪三次上奏疏请摊丁入亩，改土归流，建府置县等。帝均依奏照准，这些措施强化了清廷对西、南部的统治。

乾隆二年(公元1737年)，帝已对准噶尔军务已竣，宽释前朝因贻误军机而拟斩监候的傅尔丹、陈泰、岳钟琪，“令其自愧”。岳钟琪归田后，在成都郊外耕种于百花潭北，平日里课子读书，闲暇与父老话桑麻，徜徉山水间，见者忘其为大将军也。

期间著有《姜园集》《蛩吟集》。

乾隆十三年(公元1748年)三月，清廷以年羹尧平定大金川逆乱仍没有结果。钦差大臣第密奏大金川情形：大金川地，纵不过二百里，横不过数十里，番民不满万人，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。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，深自愤懑，乃图进取，但将弁怯懦，兵心涣散。班弟认为，目前与其增兵，不如选将。建议起用岳钟琪，授以提督、总兵衔，统领军务，独当一面。乾隆帝听了很重视，想岳钟琪为川人所服，素娴军旅，熟悉番情，又几世笃贞报国。便召回起用，先授予岳钟琪总兵衔，再改授四川提督，赐孔雀花翎，时岳钟琪年逾六旬又二。

岳钟琪至金川军营，张广泗即命岳钟琪领四路官兵，驻扎党坝。岳钟琪抵前哨军营，登上山梁观察，这党坝三面环敌，而番兵所据地势险要，碉寨间又或犄角，相互照应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

岳钟琪深思熟虑，向张广泗提议“从党坝就近攻打康八”，先下勒乌围门户，再逼番寨老巢”。张广泗要岳钟琪攻打距离远的普岭、卡撒两寨。岳钟琪很为难，幸好监军谏亦赞同岳钟琪的方案。张广泗只好以“再想一想”推脱，而按兵不动。这引起岳钟琪的怀疑，他在军中暗里调查，得知张广泗的两位幕僚王秋、良尔吉是莎罗奔的卧底。岳钟琪急将此事密奏乾隆，乾隆听后甚怒，立即下旨，“着岳钟琪就地诛杀奸细，接管金川军事；罢去张广泗军权官职，逮京候审。”

岳钟琪连斩两个奸细，组织征剿。秘密调集人马三万五千，留三千兵力守护粮草辎重，三千兵力分布于党坝、泸河一线，以一万余兵潜伏党坝、偷渡泸河，水陆并进，突然袭击番寨跟架；再以一万余人自甲寨进马牙冈、乃当两地，与党坝的一万人马形成东西两翼合围马牙冈，乃

当两番寨。经接仗激战，攻克大小碉卡四十七处，缴获粮谷十二仓，收复田亩一千四百余段，毁番寨数十座，清军旗开得胜，士气大振。岳钟琪乘势攻击最坚固的堡寨康八达。康八达是莎罗奔老巢勒乌围的门户，重兵把守，屡攻屡败。岳钟琪施“引蛇出洞”之计，先派兵在康八达敌寨不远处运土夯堡，又出数队官兵押运、储存粮草，制造清军久围康八达之象；每夜，暗里出动大队清兵，各持火药筒，鸟枪弓箭，埋伏于土堡四周，专等番兵出寨抢粮。数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康八达大队番军出寨，夺清军粮草辎重，待其进入埋伏圈，一声号炮，只见清军四起，枪筒弓箭齐发，火星飞溅，散弹呼啸，番兵大乱，纷纷中弹落马。侥幸逃出的拼命往寨里跑，斜刺里又有一队清兵直冲寨门，与番兵混同进入康八达寨，控制了寨门，攻占了制高点，后续人马掩杀入寨。康八达攻下后，莎罗奔老巢勒乌围已是一座孤堡。

新扎清军大营与勒乌围隔泸河相望。当莎罗奔得知清军统帅是岳钟琪时，心中胜负已明，且喜且忧。喜的是莎罗奔与岳钟琪有过一段交往，莎罗奔及本部族下都视岳钟琪为大恩人。康熙六十一年，莎罗奔带领本族士兵随岳钟琪作战，战后岳钟琪一力推荐，朝廷授莎罗奔金川按抚司一职。再有就是岳钟琪调停杂谷、金川、美同、沃日、龙堡部落间的内乱。岳钟琪秉公而断，把他们失去的土地山寨调回了他们。所以族人对岳钟琪敬佩有加，视为“恩公”。忧的是自己与朝廷对抗数年，已是朝廷死敌，以岳公的忠心和谋略这仗不能再打了。莎罗奔派人入清军大营，请求罢兵归顺朝廷。

岳钟琪提出愿过河到勒乌围一趟，以查验莎罗奔的诚意。为安全计，众将领岳钟琪多带人马。他说：去多了人马，会引起莎罗奔的迟疑，不利招降。次日，岳钟琪着官服，带随从十三骑渡河至，群苗衷甲持弓矢迎道左，钟琪目眇长，促督撤箭笑曰：“尔等犹识我否耶？”皆惊曰：“果岳公也。”遂伏地罗拜于道左，岳钟琪察其无异志，直入其寨，莎罗奔前恭敬迎人，首领进茶，一饮而尽，再索饮之，以示无疑心。钟琪因宣待以不死之恩，群苗感泣。莎罗奔又邀大将军夜宿其堡，以叙旧情。大将军慨然应允。勒乌围上下杀牛羊宰羊，款待大将军。这晚岳钟琪宽衣酣睡，全无戒备之心，使莎罗奔等土司越加敬佩。次日，莎罗奔、郎卡及众土司随岳钟琪渡河来到清军大营，举行了乞降归顺仪式。

乾隆十五年(公元1750年)，西藏珠尔墨特为乱，岳钟琪奉命再出康定，会同总督策楞，捕获卓呢罗布藏紫什等，平息了叛乱。

乾隆十九年(公元1754年)，岳钟琪病势稍见好转，忽有军情来报：重庆当地组织邪教，蛊惑人心，聚众抗税，声震大邑，岳钟琪无力镇压，请派兵征剿。岳钟琪带病披甲，率军赴重庆。清军在大巴山遇邪教武装，一战剿灭。这时，岳钟琪的病情加重，在返回成都途经资州时病情恶化，溘然长逝，享年六十八岁，乾隆帝赐谥“襄勤”。岳钟琪子潜，后官至广西巡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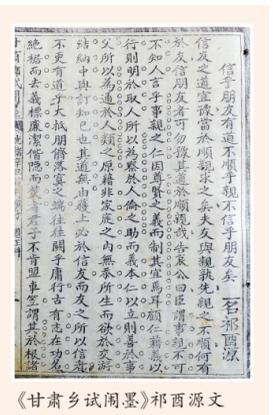
著名金石学家、学者、邑人张维伦岳钟琪曰：著勇藏，以能军称于天下。予尝过固原，访其遗迹，盖非徒管伍为天下最而已，其爱民之政甚多，民到于今称之，有以哉！康、乾之际，西藏、青海、准噶尔、金川多事，襄勤奋起军旅，以少击众，战克攻取，树国威，震荒之外，陇之先达殆未有焉！今去襄勤二百余岁，襄勤所至，故全犹存，而我国势竟何如襄勤时，嗚呼！是亦后来者之羞也，而襄勤之功远矣！

临夏人物

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主办



乡试第一名祁酉源原历



《甘肃乡试闈墨》祁酉源文

河州解元祁酉源

●永兴

哉。告哀公曰：“臣为事亲，不可不知人言乎事亲之仁，因尊贤之义而制其宜焉。耳顺仁籍义以行则明于取人，所以为察于人伦之，助而以文仁比之，则善于事父。所以为通于人类之原籍，非家庭之内无泰所生，而欲于交游结交中与之订知己也。其道无由获上必于信友，而友之所以信者，非有道德乎。大抵朋侪落落莫之端，往往关乎庸行。古有志在功名绝裾而去，义标廉洁偕隐而焚者。君子不肯盟车笠，谓其于根诸性者多忍者也。古又世声称之起，往往验于有恩。古又有陈情志切拜表以闻，捧檄颠颠为亲而屈者。君子喜于结芝兰，谓其于本诸恩者无亏也。然则信友之道何在乎。亦曰：顺亲焉耳，朝夕所与狎处之，群岂必有刻求于人之意，但使入门而窥乎其迹。父子坐立之处，蔼然各有其所安，则知以若人，而唯之游，必不行刻深之事，疏逃所未知名之辈，亦何从遽逸行事之全，但使偶坐而拜于其堂。饮食饘粥之仪，坦然无加于所性，则知以斯人而与之处，必不类世俗之交。故赏有乡里笃行之士，一朝仕禄未始，无俸类之议其德微而孝养之情，卒见白于后日，乃遂倾心诵义之无穷。亦有一二宦学之徒，千里遨游，何尚少名流之资，其缔结而归，省之礼动旷废于数年，乃致平日交游之尽弃。此无他，偶偶之往来，相维系于明教，薄德起于用恩之地。而有生之众于是不可与同群爱敬之流行，必积于本根。至性泪于生我之人，而同类之游，于是亦不可长久。亲之不顺，而欲以信乎友也。庸有冀哉，然则人子之所以勤勤恳恳，自尽于其亲者，岂以为结友资哉。视爵寝门，世子之篇可通其义于师，得受命于孟津之会，亦喻其志于友邦，道固如是而已。”

诗一首《赋得河源飞鸟外》(五言八韵)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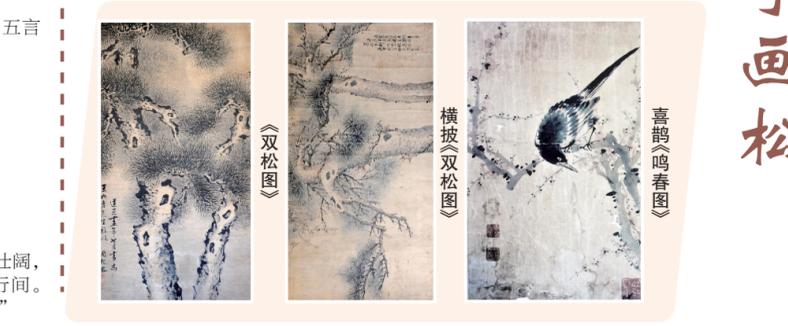
鸟趁三秋蓄，河称四渎尊。飞来天外影，寻到古时源。喷瀑寒留迹，摩霄淡浪痕。荣光探碧海，健羽入云根。大漠奔流度，长风得路露。凡禽嗜啄雀，万派祖昆仑。襟泛当年沂，林归向夕喧。鸿仪欣叶吉，顺轨颂虞尊。有人评：“气势似洪河，波澜壮阔，而一片忠爱之意，时流于字里行间。此三百篇响也，何止方驾杜陵。”

周起凤，字梅溪，道光初廪生，世居河州城东周家村。据《续导河县志》载，他“性方正，学有根柢，人或称为长者。工画松，其大幅双寿图，有矫天龙盘(蟠)之势。”亦能画山水、花鸟。

此四尺横披，仿宋代马元《携琴访友》图笔意，图中间画一年高居士，头戴笠帽，拄杖前行，后随携琴书童。离家西行，走至桥端，两岸若削，斧痕斑驳，石或蹲或立。一老一少，驻足左右石盼。这里风光绝佳：群山环绕，北面流水平阔，东面主峰顺河而来，巍巍而立。近处此峰峻矮，面河崖若削，隙缝间古木虬根倒悬，背坡林木茂盛。东南丛林成片，平缓处三五大树参天，显露出居舍。画者惜墨如金，山川点线构成，用墨不多；精染时大刀阔斧，细心收拾。山川虽大，人物甚微，但首先映入眼，此犹如画龙点睛，“皆在阿睹中”。

立轴双松，是为玉如老先生作于道光十五年(1835)，粗身树干用秃笔中锋勾勒画面，皴擦松皮如龙鳞，叶针若刺布四面，铺天遮日，曲趋蜿蜒蛟龙。

又咸丰十年(1860)，作四尺横幅《二松》，比前者少了笔墨，多了含蓄。妙在藏锋不露，化浑厚为潇洒，变刚健为柔和。上题诗云：“白发盈头奈老何，年来诗兴半消磨。图成满纸苍龙意，聊作南山祝寿歌。”



《双松图》

《双松图》

《双松图》

《双松图》

喜鹊(鸣春图)

周起凤工于画松

●墨舟